

评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渗透^{*}

王 联

[内容提要] 美国在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后,塔利班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渗透。特别是2004年以来,巴基斯坦开始出现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化”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且它们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不仅对巴国内政局,而且对地区局势,特别是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全力实施阿巴新战略之际,塔利班势力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及其后续发展值得关注和研究。

[关键词] 塔利班 巴基斯坦 反恐战略 地区局势

[作者简介] 王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民族问题、中东及伊斯兰问题研究。

自2004年以来,巴基斯坦开始出现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化”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最初,塔利班势力对巴基斯坦的渗透主要集中在北、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后来扩散到联邦直辖部落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缩写为FATA)北部的巴焦尔地区。此前相对稳定的莫赫曼德、奥拉克扎伊和库拉姆等部落地区,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力量也在不断成长壮大。随着其对巴基斯坦渗透的加深,塔利班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不仅对巴国内政局,而且对地区局势,特别是对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便在巴基斯坦的FATA找到了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受到来自同属普什图族的部落民的欢迎。巴基斯坦政府试图清除该地区的外国武装分子和塔利班力量,结果却导致严重的反政府的暴力抵抗。”据报道,在FATA,有超过200名抵制塔利班掌控地区事务的部落长老在2005-2006年间被暗杀。200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称,如果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军,那么它一定来自巴阿边境地区。一位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也估计,基地组织正在巴基斯坦训练多达2000人的战斗人员。

然而,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渗透并没有局限在FATA等部落地区。2006年以来,塔利班势力明显溢出FATA,深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当年一伙名为“执行先知穆罕默德法典运动”的武装分子利用

—
美国和北约军队在阿富汗实施反恐战争后,塔利班势力对巴基斯坦的渗透也随之加强,其活动地域不断扩大,对巴国政府和军方的渗透逐步加深,本土塔利班亦趁机而起并发展壮大,从而使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势力和影响不断扩大。

首先,塔利班的势力和影响力逐步从最初的部落地区扩大到部落以外的巴基斯坦内地和沿海城市。正如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佩尔瓦伊兹·伊克巴尔·齐玛(Pervaiz Iqbal Cheema)所言:“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赶下台后,塔利班武装的残余力量

*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C. Christine Fair, “U. S. - Pakistan Relations: Assassination, Instability, and the Future of U. S. Policy”, Rand, CT - 297, January 2008, p. 15.

Pervaiz Iqbal Cheema, “Challenges Facing a Counter - Militant Campaign in Pakistan's FATA”, *NBR Analysis*, Vol 19, No. 3, August, 2008, p. 23.

Carlotta Gall and Ismail Khan, “Taliban and Allies Tighten Grip in North of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6.

Hope Yen, “CIA Director calls Afghan - Pakistan border regio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ssociated Press*, Mar 30, 2008, <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pcf/03/30/cia.director.ap/>.

Mark Mazzetti and David Rohde, “Amid U. S. Policy Disputes, Qaeda Grows in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08.

西北边境省北部斯瓦特山谷易守难攻的有利位置繁衍壮大,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动自杀性袭击和渗透活动,并组建了奉行极端主义的自治政权。不仅如此,自从2006年塔利班势力扩展到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后,类似的绑架、胁迫和自杀袭击行动就开始出现在首都伊斯兰堡和其他省份。有报道称,2007年全年巴基斯坦共发生自杀性袭击事件56起,其中23起发生在FATA,21起发生在西北边境省,9起在旁遮普省,2起在俾路支斯坦省,1起在信德省。2008年,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影响在大部分的巴基斯坦领土上扩散,甚至有报道指白沙瓦也处在被亲塔利班的武装分子攻陷的危险之中。更有评论认为,巴基斯坦西部领土上不断扩大的塔利班影响,有可能威胁到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完整。2009年3月3日,斯里兰卡棒球队在旁遮普省省会拉合尔遭遇恐怖袭击后,英国《电讯报》发表评论指出,“拉合尔袭击预示着得到塔利班训练的组织正向巴基斯坦心脏地带挺进”。无疑,今日塔利班势力的渗透已不仅是部落地区特有的政治社会现象,而是整个巴基斯坦面临的大问题。

其次,巴基斯坦塔利班逐步兴起和壮大。2002年,利用当局正集中力量与阿富汗塔利班作战的机会,一小股巴基斯坦部落武装人员集结起来以反抗巴政府。2004年,这些团体开始与巴国政府谈判,从而在FATA充分树立了权威,它们后来正式成立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i-Taliban Pakistan,缩写为TTP)。TTP由年轻的毛拉领导,这些毛拉深受种种部落民族主义的影响,遵守部落法则,既懂技术又深谙媒体宣传,因而使TTP力量不断壮大。2007年4月《新政治家》就载文指出,新一代的武装分子正在巴基斯坦崛起,他们通常也被称为“塔利班”,不过却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目前,TTP成员来自FATA的7个部落区以及西北边境省的一些地区,估计战斗人员在3万到3.5万之间。《拉合尔邮报》执行主编拉什迪·拉赫曼(Rashed Rahman)指出,“除了清洁巴基斯坦并使其成为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外,他们没有其他目标。”巴基斯坦塔利班活动的区域不断扩大,甚至走上街头公开活动,一方面挑战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鼓吹他们的思想和

意识形态。

第三,塔利班及其盟友发动的自杀式袭击和恐怖爆炸事件急剧增加。据报道,2007年巴基斯坦发生的自杀性袭击事件共导致安全部队419人以及平民217人丧生;与2006年相比,自杀性袭击事件增加50起,死亡人数增加了499人。2008年则有1201人死于598次爆炸袭击。2009年的头两个月,就发生106次爆炸事件。自4月下旬巴基斯坦加大对其境内塔利班及其他极端势力的军事打击力度后,塔利班以自杀性袭击或武装进攻展开暴力恐怖袭击的报复行动,屡屡见诸报端。5月27日,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府拉合尔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3人死亡,200多人受伤;6月9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五星级的珍珠大陆酒店遭到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6月12日,一名自杀式袭击者闯入拉合尔一座清真寺并引爆炸弹,造成包括著名的反塔利班阿訇萨尔夫拉兹·纳伊米(Sarfraz Naemi)在内的6人遇害身亡、10人受伤;^⑩7月8日,55岁的开伯尔部落代理处反塔利班的领导人马利克·扎尔达德·汗(Malik Zardad Khan)在被塔利班绑架一天后遇害;此前一周,另一名亲政府的部落领导人、60岁的

“武装分子占据巴基斯坦滑雪胜地建自治政权”,人民网,2008年12月30日讯,http://www.jobs.cn/newsInfo/2008-12-30/2008123012339639.htm.

B. Raman, “Suicide Terrorism in Pakistan - 2007”,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onitor*, Paper No. 351, January 14, 2008.

Simone Nella,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chilles Heel or Strategic Outpost?” July 2008, http://www.argoriente.it, p. 6.

Isambard Wilkinson, Dean Nelson, “Lahore attack heralds spread of Taliban - trained groups to Pakistani heartlands”, *Telegraph*, UK, March 7, 2009.

Bajoria, Jayshree,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6, 2008.

Ziauddin Sarder, “Pakistan: The Taliban Takeover”, *New Statesman*, April 30,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5422/.

Ashfaq Yusufzai, “Pakistan: Taliban Tightens Its Rule Over Border Area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York, March 13, 2007, p. 1.

B. Raman, “Suicide Terrorism In Pakistan - 2007”,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Monitor*, Paper No. 351, January 14, 2008.

饶博:“塔利班宣称对巴酒店和清真寺爆炸事件负责”,新华网,2009年6月1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13/content_11533716.htm.

^⑩ Andrew Buncombe, “Anti-Taliban cleric killed in Pakistan suicide blast”, *The Independent*, June 12, 2009.

古里·沙 (Guli Shah)亦被塔利班打死。

第四,塔利班加强对巴国政府和军方渗透,迫使巴国政府和军方试图与之妥协。2004年3月,巴基斯坦军队与FA TA的部落武装爆发全面战争,FA TA的7个部落区宣布成立普什图人自己的“瓦济里斯坦酋长国”。穆沙拉夫政府在军事进攻失败、国内其他激进势力越来越同情塔利班的情况下,被迫选择与FA TA的武装分子妥协,并于2006年9月签署《瓦济里斯坦协定》。协定的具体内容虽没有公开,但据悉巴国政府承诺停止军事行动,让部落地区组成专门机构自治,还赦免一批与塔利班和基地有联系的武装人员;作为交换条件,FA TA的极端组织停止对巴基斯坦攻击,承诺不再跨境进入阿富汗袭击,遣散境内外“圣战者”。不过,事与愿违,巴国政府对极端分子的绥靖举动,并没能换得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相反却增加了塔利班及其盟友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前外长纳吉姆丁·沙伊赫就曾明确表示,“《瓦济里斯坦协定》导致了塔利班影响的增强。”

也有一些报道指称,巴基斯坦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还纵容、甚至支持了塔利班。2008年6月美军一份机密文件披露,巴基斯坦边境军团配合了塔利班对阿富汗国民军和驻阿联军发动的攻击行动。兰德公司同月9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也称:“北约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组织收集的情报清楚地显示,在巴基斯坦领土上不仅存在被动支持恐怖活动和不愿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情况,而且巴基斯坦政府部门,尤其是政府机构间情报主管部门和边境兵团,至少向恐怖分子提供了非杀伤性援助、训练、后勤支持和情报提供。”2009年2月,有关巴基斯坦政府同意在塔利班分子控制的斯瓦特谷地实施伊斯兰法的报道,再次使西方媒体错愕不已。2月24日,巴基斯坦《新闻报》报道,靠近阿富汗边境的FA TA的巴焦尔部落区的塔利班武装已经同政府秘密签署了停火协议,政府也同意赦免塔利班武装分子。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的势力和影响在不断扩大,而这与2001年以来反恐战争的不断深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深究。

塔利班自阿富汗战争开打以来,能够迅速退入巴阿边界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地区,并很快渗透到部落及其周边地带,主要得益于巴阿两国边境地区特殊的地理、民族环境以及部落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特殊的政治架构等因素。

首先,巴阿边界地区地理形势复杂,边界形同虚设。塔利班的主体普什图人生活在“杜兰线”两侧,彼此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相同。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主要集中生活在包括FA TA在内的西北部部落地区,对于他们来说,巴阿边界仅仅描绘在地图上,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这使得塔利班分子能够自由地出入FA TA,甚至越过部落地区深入巴基斯坦内地。翻过“没有边界安全,没有边界守卫,没有边界控制”的杜兰线两侧的山峦,塔利班分子和基地组织成员就能轻易地渗透到包括FA TA在内的巴国部落地区。

其次,由于经年累月的战争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和社稷稳定,巴中央政府无力顾及边疆地区的发展,使得FA TA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这里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没有任何银行体系,鸦片和其他违禁品的走私活动却异常猖獗。美国对外关

“Anti - Taliban tribal leader shot dead in Pakistan: official,” Peshawar, Pakistan, July 8, 2009 (AFP), http://www.newssafety.org/indaw.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435:anti-taliban-tribal-leader-shot-dead-in-pakistan-official&catid=126:pakistan-security&Itemid=100402

沈旭晖:“贝纳齐尔的投名状:塔利班与瓦济里斯坦”,《阴报》,2007年12月29日。

Najmuddin A. Shaikh, “Worsening Ties with Kabul”, *Dawn* (Pakistan), December 13, 2006.

“美国机密文件称巴基斯坦军队被塔利班渗透”,中国网,2008年6月22日, 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6/22/content_15868514.htm.

Seth G. Jones, “Counterinsurgency in Afghanistan”, *RAND Counterinsurgency Study*, Volume 4, June 9, 2008, pp. 56 - 57.

Omar Waraich, “Pakistan’s Shari’a Pact: Giving in to the Taliban?”, *Time*, February 17, 2009; Jason Burke, “Taliban and Pakistan officials agree permanent ceasefire in Swat valley”, *Guardian*, February 21, 2009.

饶博:“巴基斯坦巴焦尔部落地区塔利班武装单方面宣布停火”,新华网伊斯兰堡2009年2月24日电,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2/24/content_10884850.htm.

Carin Zissis, “Pakistan’s Tribal Areas”,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6,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1973/>.

系委员会 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FA TA 是巴国最穷、最不发达的地区。识字率只有 17%（全国为 40%），妇女识字率更只有 3%（全国为 3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 250美元，为全国平均值的一半，大约 6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 1万工人在 FA TA 的工业部门就业。”这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给极端主义思潮的滋生、盛行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尤要指出的是，部落地区向来是政治伊斯兰主义群众基础较为深厚的地区。自苏军入侵阿富汗以来，部落地区就是输送抵抗苏军入侵的圣战士的基地。早在齐亚·哈克时代，巴基斯坦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利用遍布全境的宗教学校马德拉撒来扮演某种政治-宗教相结合的角色，它们培训大量激进的宗教学生（塔利班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都在巴基斯坦的马德拉撒接受过宗教教育），然后送往阿富汗战场开展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到 2001年时，巴基斯坦的马德拉撒已由 1947年独立时的 245所，激增到 6870所。据估计，巴基斯坦的马德拉撒现有注册学生 80万到 100万人。这一完全免费的伊斯兰教育体系，吸引了大量生源，从而为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三，部落地区相对独立，巴国中央政府很难干预部落内部事务。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巴国西北部的众多部落在宣誓效忠新国家的同时，延续了他们自 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保持的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无论是当年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还是今天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中央政权，都从未在 FA TA 实现真正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存在。FA TA 不同于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这里没有政党，没有行政司法机构，全国的法律在这里也行不通。真正行使部落地区权力的是政治代理人，但具体到各个部落内部的事务，又需要仰仗部落长老的支持和配合。有报道指出，“由于部落地区没有行政、司法机构，部落区内部事务主要由部落长老协商解决。如果部落内部或各部落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由部落长老组成的长老会议根据传统习俗做出评判。……一旦长老会议做出决定，当事人就必须执行。因此，巴政府对部落长老也会礼让三分，遇有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

都请部落长老帮忙。”这些中央政府无法插手的地区为塔利班分子提供了安全庇护所，也使他们屡屡躲过美国和北约军队的军事打击，得以不断渗透进巴基斯坦的部落社会。

第四，部落地区传统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部落政治代理人以及部落长老的权力受到一定挑战，毛拉的政治权力迅速膨胀，从而推动了包括塔利班在内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渗入 FA TA 及邻近地区。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巴基斯坦军队在瓦济里斯坦地区围剿塔利班行动的失败以及和平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强化了毛拉、武装分子及其塔利班盟友的社会政治角色。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就开始出现宗教政治化的发展态势，即利用宗教来实现政治目标。穆沙拉夫当政的时代，塔利班式的极端思想和做法早已在巴国部落地区蔓延，但巴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及时和有利的政治及军事打击，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互间的利用和政治算计。伊斯兰堡的安全分析家阿耶沙·斯蒂卡（Ayesha Siddiqi）甚至说，“军队和毛拉传统上一直是盟友”，宗教政党联盟之所以能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就是得到了穆沙拉夫的支持。

放眼巴基斯坦国内局势的发展，塔利班势力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无不凸显出教义争执背后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力斗争，以及经济发展停滞而引发的社会不满。面对巴基斯坦与西方在反恐议题上的进一步结盟与合作，面对各级政府与部落长老之间的分赃政治架构，面对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塔利班及巴基斯坦反政府的部落政治势力试图借此与巴国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另立门户也就不足为奇了。

Daniel Markey, "Securing Pakistan's Tribal Belt", *CSR*, No. 36, August 2008, p. 5.

William Dalrymple, "Inside Islam's 'terror schools'", *New Statesman*, March 28, 2005.

孟祥麟：“巴基斯坦部落地区 长老权力大无边”，人民网，2008年 1月 31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843190.html>

C. Christine Fair et al, "Troubles on the Pakistan - Afghanistan Border", *USIP Peace Briefing*, US Institute of Peace, December 2006.

Ziauddin Sardar, "Pakistan: The Taliban Takeover", *New Statesman*, April 30, 2007.

三

塔利班势力在个别部落地区的渗透甚至执政或是其他激进势力上台,在巴基斯坦早已不是新闻。1997年和2002年保守的宗教政党实践团结联盟在西北边境省赢得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举的胜利而上台执政就是突出的一例。巴基斯坦处在美国新政府实施阿巴新战略的最前线,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反恐战争的成败,美国和国际社会断难容忍巴基斯坦落入塔利班或基地的掌控之下;塔利班对部落地区的渗透还威胁到传统权力结构,一旦塔利班掌权,部落长老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以及联邦上层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特权也将随即终止,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此外,伊斯兰宗教政党的影响力多集中在部落地区或农村,尚难影响整个巴基斯坦。因此,塔利班全面控制巴基斯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塔利班对巴基斯坦渗透的影响不可低估。

第一,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伊斯兰化进一步加强。南亚次大陆原本就有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的传统,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沙特、美国合作培植圣战士投入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政治伊斯兰力量便开始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从齐亚·哈克的军人政权起,巴基斯坦军方为了有效应对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既攻击在阿富汗的苏军,又与克什米尔的印军作战,也为了与主要政党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逐渐与毛拉和宗教狂热分子结成日趋紧密的政治同盟,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伊斯兰势力在巴国内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穆沙拉夫当政以后延续了前军政权的做法,通过支持宗教政党(如团结实践联盟、穆斯林圣哲会等)来与贝·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和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相抗衡。此外,无论是军政权还是民选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借助巴国内宗教势力在巴阿边境地区扶植代理力量,同时或明或暗地支持阿富汗境内的特定政治宗教组织,以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因此,从塔利班势力在部落地区的蔓延、马德拉撒在全国的遍地开花、宗教政党纷纷进入联邦和各省议会甚至单独执政来看,伊斯兰化将是今后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主流。巴国内政治伊斯兰化是塔利班渗透的社会基础,而塔

利班的渗透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进程。

第二,巴基斯坦有“巴尔干化”的危险。由于巴基斯坦是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一直是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困扰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巴尔干化”往往成为那些不看好巴基斯坦政治前途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2005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也预测,巴基斯坦“在十几年内将由于内战、流血和省际冲突(如最近在俾路支斯坦所见到的情况)而与南斯拉夫有着同样的命运”。这一预期或许有点危言耸听,但塔利班势力在巴基斯坦的进一步渗透,客观上造就了巴国部落地区如南瓦济里斯坦、斯瓦特谷地等建立自治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分裂局面。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态势还在发展之中,巴基斯坦离“巴尔干化”或许会越来越远。对此,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于2009年2月1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注意到塔利班正试图攫取巴基斯坦政权”,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的战争“并非为别人、而是为巴基斯坦的生存而战。”

然而这一“生存之战”却使得部落地区的形势更加严峻。据联合国网站报道,巴基斯坦政府军和武装分子之间的冲突自2009年5月初爆发以来,已

团结实践联盟控制的西北边境省议会一度还通过《伊斯兰责任法》,规定今后西北边境省居民每天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礼拜5次,不鼓励人们进行歌舞等娱乐活动,甚至禁止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在街上同行,同时要求媒体必须宣扬伊斯兰价值观。该法案的起草者指出,颁布法案的目的在于捍卫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礼仪。参见陈一鸣:“宗教法案备受争议 反恐事业面临危机 巴基斯坦严防边境省塔利班化”,《环球时报》,2005年8月3日,第4版。

Amicus, “The Challenge of Talibanization and the New Great Game”, *The Pakistani Spectator*, <http://www.pakspectator.com/the-challenge-of-talibanization-and-the-new-great-game/>.

Safdar Jafri, “Talibanization Or Balkanization? What Awaits Pakistan First?”, October 14, 2008, <http://www.countercurrents.org/Talibanization-Or-Balkanization-What-Awaits-Pakistan-First.htm>. 也有人使用“黎巴嫩化”(Lebanonization)一词来描述巴基斯坦的可能前景,参见 Im Hafeez, “Ethnic and Sectarian Violence and the Propensity Towards Praetorianism in Pakist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4, No. 3 (June, 2003), p. 469.

Quoted from Amicus, “The Challenge of Talibanization and the New Great Game”, *The Pakistani Spectator*, <http://www.pakspectator.com/the-challenge-of-talibanization-and-the-new-great-game/>.

“Pakistan says Taliban spread across ‘huge parts’ of country”, February 15, 2009, [http://www.inthenews.co.uk/news/autocodes/countries/pakistan/pakistan-says-taliban-spread-across-huge-parts-of-country-\\$1269469.htm](http://www.inthenews.co.uk/news/autocodes/countries/pakistan/pakistan-says-taliban-spread-across-huge-parts-of-country-$1269469.htm).

造成至少150万人逃离家园,大规模的难民潮给当地政府、社区和联合国都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供给压力。联合国早些时候为巴基斯坦难民发出了总额为5.33亿美元的募捐倡议,然而截至7月15日,实际到位资金只有42%左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9年7月22日也表示,由于许多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的临时住所以及塔利班武装对学校的袭击,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近百万儿童可能无法如期在9月份开学。随着巴基斯坦西北部局势日益恶化,更有报道指称不但叛乱集团和民兵组织争购AK-47型冲锋枪,平民为自保也在抢购AK-47型冲锋枪。可见,地区局势的动荡仍在持续恶化中。

第三,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面临更大的挑战。由于有国际边界做掩护,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基地成员、巴国反政府武装人员常常出没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很难根除。美军和北约部队越境打击塔利班分子,已引起巴政府、军方和民众的不满,但仅仅依靠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反恐战争又很难在短期内奏效。尽管自2009年4月下旬以来,在美国的压力下,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展开对其境内部落地区塔利班势力的围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这一最新军事行动能否持续展开,以及最终能否彻底清除活跃在巴阿边境地区的塔利班势力,都还是未知数。

“9·11事件”以来巴阿边境局势的发展,总是令西方政界和媒体感到不安。不仅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议题上犹豫不决、时有反复,在对待其境内的武装人员和极端主义势力方面也是态度暧昧、时常迁就,而且普通的巴基斯坦人、特别是部落民和马德拉撒的毛拉,也普遍对塔利班、基地组织成员持有同情、理解,乃至支持的态度和立场,这是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2009年5月,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的一位青年学生在回答美国总统阿富汗事务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有关被军事行动打死的部落民是否都是塔利班时,就曾坦然答道:“我们都是塔利班。”部落地区民众对塔利班的同情和支持,由此可见一斑。西方主要大国可以在反塔利班议题上向巴基斯坦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使巴阿边境巴基斯坦一侧成为新的反恐战场,但在与

塔利班争夺普通巴基斯坦民众,特别是部落民众的支持上却一直束手无策。如今与塔利班大打出手的巴基斯坦已从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前线国家,逐步演变为奥巴马总统的反恐新战场。表面上来看,这似乎增加了西方打击塔利班和反恐战争的胜算,但实际上却使得巴基斯坦失去了往日游走于西方和塔利班之间的便利,而且巴还要面临塔利班与极端势力的恐怖报复和武力进攻,不得不与美国和西方结成更紧密的同盟,这将使得西方在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前景变得更加复杂。

第四,地区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彻底击溃塔利班等极端主义武装,虽说可以为美国赢得战略主动,从而“瓦解、破坏、打垮基地组织以及其他伊斯兰极端武装”,为阿富汗各派政治势力剪除最强大的对手,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重新确立旧有的权力架构,但也为阿富汗国内各派系重新合纵连横提供可能,使巴基斯坦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失去与阿富汗周旋的筹码,降低了美国在控制该地区局势上对其倚重的程度,进一步挤压其战略空间,给美军自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撤离带来政治和舆论压力,更为伊朗轻易去除了逊尼派激进势力对其东部边界地

(转第36页)

“关注巴基斯坦人道主义局势”,联合国网站, <http://www.un.org/zh/focus/pakistan/overview.shtml>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目前仍有4000多所学校充当着流离失所者的临时避难所。另一方面,在斯瓦特河谷地区,塔利班武装摧毁了近300所学校,其中75%是女童学校。参见“儿基会:巴基斯坦近百万儿童可能无法如期开学”,转引自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world/200907/0723_16_1264126.shtml

“巴基斯坦西北部局势恶化 平民抢购AK-47自卫”,中新网,2009年7月23日, http://news.ifeng.com/mil/1/200907/0723_339_1264571.shtml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ppearing the Militants”, *Asia Report No125*, December 11, 2006, pp. 15 - 20.

Pankaj Mishra, “Obama’s bulldozer risks tumbling the Taliban into Pakistan’s Khmer Rouge”, *The Hindu*, June 18, 2009.

据《纽约时报》2009年7月21日报道,巴基斯坦表示反对美国在阿富汗南部的新军事行动,公开的理由是该行动将导致更多武装分子进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省,而巴基斯坦却没有足够多的军队投入该地区的作战。但报道也指出,巴基斯坦官员认为,与塔利班对话而不是作战,才符合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官员则认为,巴基斯坦总是选择与威胁其政府的巴基斯坦塔利班作战,却忽略那些在阿富汗与美军作战以及对印度造成恐怖威胁的塔利班武装。参见:Eric Schmitt, Jane Perlez, “Pakistan Objects to U. S. Plan for Afghan War”,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7/22/world/asia/22pstan.html?_r=1.

Scott Wilson, “Obama Stresses Joint Action Against Taliban Push in South Asia”,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09.

临众多的国内外挑战,能否崛起、以何种方式崛起以及何时崛起等等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一系列观点却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乏支持者,原因何在?就在于他们受到民族主义某种程度的影响,以至于在对美国实力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认识上产生了偏差。

结语

不可否认,霸权国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消亡,但是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丧失霸权地位,除非美国国内发生重大战略失误或者国际环境突变,但这种情况的发生概率非常低,因此美国当今所具备的核心竞争优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丧失。从根源上来探讨“美国衰落论”的争论,就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美国衰落论”的实质,这就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权力的过度运用引发的美国精英阶层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担忧,实际上这也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维护。

对于“美国衰落论”,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接第29页)区的威胁。因此,塔利班势力在巴基斯坦的渗透对有关国家而言未必全是坏事,将塔利班势力限制在某个可控范围内而善加利用,应是巴、阿、美等国政府共同的利益所在。先前卡尔扎伊政府和穆沙拉夫政府都试图分别与各自境内的某些塔利班武装实现和解,以及奥巴马的阿巴新战略中将塔利班区分为“塔利班的死不悔改的核心”和被逼或被收买的“塔利班抗击分子”的做法,也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塔利班势力在巴基斯坦的渗透和扩张,也牵动着地区局势发展,特别是对巴阿关系影响更直接。

自2006年年中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卷土重来后,卡尔扎伊政府便一直试图与温和的塔利班势力展开接触,以便迅速而持久地稳定阿国内政局。从这点来看,阿富汗政府更愿意彻底清除躲藏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武装及基地残余,从而摆脱国内与塔利班作战的被动局面,而巴基斯坦则想继续利用塔利班势力发挥地区影响和争取美国的政治经济援助,在打击境内塔利班势力的问题上,经常被

一方面,要认清美国实力并未衰落,以此为依据制定对美政策和外交战略,切记不可采取非理性的对美政策或者外交战略,例如“抄美国的底”、“G2模式”、“中美共管”等等。同时,正确进行国家定位,即中国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而非全球性大国,中国可以有全球战略谋划和战略眼光,但不可盲目而为。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确实存在某些方面实力的受损,中国可以利用一些有利时机采取有利的对外政策,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对外运用权力时,中国也应协调好各种权力的配合使用,防止不当的对外政策损害国家实力。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应有的战略谋划是致力于建立一种霸权国和非霸权国共赢的国际格局,同时谋划一旦美国衰落,中国应有怎样的对外战略。

(责任编辑:沈碧莲)

Richard N. 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What Will Follow U. S. Dominanc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8, pp. 44 - 56

描绘成不连续、不完全和不诚实。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和争执,一直是卡尔扎伊政府上任以来巴阿双方关系改善的主要障碍。阿富汗高级官员总是指责巴基斯坦当局放纵激进势力在其领土上招募武装分子、建立训练营地和军火库,而巴基斯坦往往以外交辞令来搪塞。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龃龉,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

总之,阿富汗战争以来,塔利班溃逃至巴基斯坦,其势力和影响在经过一段时间沉寂后,借助天时(伊拉克战争的开打)、地利(巴阿边境的复杂山地)、人和(普什图民众的支持)的有利条件重新壮大起来,越来越成为造成该地区动荡不稳的一大因素,更是关乎奥巴马政府阿巴新战略成败的关键因素,其后续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责任编辑:何桂全)

黄绮淑:“奥巴马的新‘阿富汗打恐战略’”,《联合早报》(新加坡),2009年4月4日。

Marvin G. Weinbaum,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An Ever Dangerous Neighborhood", *Special Report 162*,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une 2006, pp. 9 - 10.